

朱光潜——著

岁月冗长，守住初心

此身、此时、此地

做好手边事，活出本真与心安

让这生命从容

长长的路，慢慢走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

让这生命从容

长长的路，
慢慢走

朱光潜 —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让这生命从容：长长的路，慢慢走 / 朱光潜著. —
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18.8
ISBN 978-7-210-10587-9

I. ①让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书信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48571号

让这生命从容：长长的路，慢慢走

朱光潜 / 著

责任编辑 / 冯雪松 韦祖建

出版发行 / 江西人民出版社

印刷 /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/ 2018年8月第1版

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7印张

字数 / 140千字

ISBN 978-7-210-10587-9

定价 / 45.00元

赣版权登字-01-2018-509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出版说明

朱光潜先生在潜心学术之外，还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，创作了不少关于为人处世、教育修养的文章，为青年的学习成长提供了丰富的指导。本选集即是从朱光潜先生的通俗作品中精选了30篇文章，组织成集。在选编过程中，参校了开明书店版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、中周出版社版《谈修养》，以及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朱光潜全集》等书，为了尊重并保持作品原貌，除了对个别文字、标点错误作了订正，对一些译名、概念作了注释，其他内容基本不作改动，特此声明。



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。在第一种方法里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，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；在第二种方法里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，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。

辑二

心若盛开风自来

谈交友 // 044

谈英雄崇拜 // 051

谈青年与恋爱结婚 // 057

谈青年的心病态 // 063

谈理想的青年——回答一位青年朋友的询问 // 072

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 // 077

辑三

勤靡余劳心常闲

谈动 // 088

谈静 // 092

谈休息 // 096

谈消遣 // 103

谈体育 // 109

给《申报周刊》的青年读者（四）——游戏与娱乐 // 115

辑四

风物长宜放眼量

生命 // 122

谈冷静 // 131

谈谦虚 // 140

谈羞恶之心 // 150

资禀与修养 // 157

给《申报周刊》的青年读者（六）——谈敬 // 165

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 // 171

辑五

长风破浪会有时

谈立志 // 180

谈摆脱 // 187

谈人生与我 // 192

学业·职业·事业 // 198

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// 206

辑一 向阳花木易为春

世间许多罪恶都起于愚昧，如果真正
彻底明了一件事是好的，另一件事是
坏的，一个人决不会睁着眼睛向坏的
方面走。

谈读书

朋友：

中学课程很多，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。但是你试抚心自问：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工夫吗？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，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，每月可以读一百页，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。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三四页呢？你能否在课外读书，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，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。

世间有许多人比你忙得多。许多人的学问都是在忙中做成的。美国有一位文学家、科学家和革命家富兰克林，幼时在印刷局里做小工，他的书都是在做工时抽暇读的。不必远说，你应该还记得孙中山先生，难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席不暇暖的老人家还要忙些吗？他生平无论忙到什么地步，没有一天不偷暇读几页书。你只要看他的《建国方略》和《孙文学说》，你便知道他不仅是一个政治

家，而且还是一个学者。不读书讲革命，不知道“光”的所在，只是窜头乱撞，终难成功。这个道理，孙先生懂得最清楚的，所以他的学说特别重“知”。

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，你不努力跟着跑，便落伍退后，这固不消说。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，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。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嗜好，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，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，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。你不看见现在许多叉麻雀^①抽鸦片的官僚们、绅商们乃至教员们，不大半由学生出身吗？你慢些鄙视他们，临到你来，再看看你的成就吧！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，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。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，将来永不会寻出的。凡人都越老越麻木，你现在已比不上三五岁的小孩子那样好奇、那样兴味淋漓了。你长大一岁，你感觉兴味的锐敏力便须迟钝一分。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，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，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，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，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，便寻不出趣味来了。兴味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，过了正常时节，便会萎缩。比方打网球，你在中学时欢喜打，你到老都欢喜打。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，后来要发愿去学，比登天边要难十倍。养成读书习惯也是这样。

你也许说，你在学校里终日念讲义看课本不就是读书吗？讲

① 即打麻将。

义课本着意在平均发展基本知识，固亦不可不读。但是你如果以为念讲义看课本，便尽读书之能事，就是大错特错。第一，学校功课门类虽多，而范围究极窄狭。你的天才也许与学校所有功课都不相近，自己在课外研究，去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。再比方你对于某种功课不感兴趣，这也许并非由于性不相近，只是规定课本不合你的口胃。你如果能自己在课外发现好书籍，你对于那种功课的兴趣也许就因而浓厚起来了。第二，念讲义看课本，免不掉若干拘束，想借此培养兴趣，颇是难事。比方有一本小说，平时自由拿来消遣，觉得多么有趣，一旦把它拿来当课本读，用预备考试的方法去读，便不免索然寡味了。兴趣要逍遥自在地不受拘束地发展，所以为培养读书兴趣起见，应该从读课外书入手。

书是读不尽的，就读尽也是无用，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。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，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；所以你须慎加选择。你自己自然不会选择，须去就教于批评家和专门学者。我不能告诉你必读的书，我能告诉你不必读的书。许多人曾抱定宗旨不读现代出版的新书。因为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，实在毫无价值，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，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。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，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，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。别的事都可以学时髦，唯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。我所指不必读的书，不是新书，是谈书的书，是值得读第二遍的书。走进一个图书馆，你尽管看见千卷万卷的纸本子，其中真正能够称

为“书”的恐怕难上十卷百卷。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。在这些书中间，你不但可以得较真确的知识，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。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，激动你的思考。其他像“文学大纲”“科学大纲”以及杂志报章上的书评，实在都不能供你受用。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，不如读一部《国风》或《古诗十九首》；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，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。

你也许要问我像我们中学生究竟应该读些什么书呢？这个问题可是不易回答。你大约记得北平京报副刊曾征求“青年必读书十种”，结果有些人所举十种尽是几何代数，有些人所举十种尽是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。这在旁人看起来似近于滑稽，而应征的人却各抱有一番大道理。本来这种征求的本意，求以一个人的标准做一切人的标准，好像我只欢喜吃面，你就不能吃米，完全是一种错误见解。各人的天资、兴趣、环境、职业不同，你怎么能定出万应灵丹似的十种书，供天下无量数青年读之都能感觉同样趣味，发生同样效力？

我为了写这封信给你，特地去调查了几个英国公共图书馆。他们的青年读物部最流行的书可以分为四类：（一）冒险小说和游记；（二）神话和寓言；（三）生物故事；（四）名人传记和爱国小说。就中代表的书籍是凡尔纳的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（*Jules Verne: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*）和《海底二万里》（*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*），笛福的《鲁滨孙漂流记》（*Defoe: Robinson*

Crusoe)，大仲马的《三剑客》(A.Dumas: *Three Musketeers*)，霍桑的《奇书》和《丹谷闲话》(Hawthorne: *Wonder Book and Tangle Wood Tales*)，金斯利的《希腊英雄传》(Kingsley: *Heroes*)，法布尔的《鸟兽故事》(Fabre: *Story Book of Birds and Beasts*)，安徒生的《童话》(Andersen: *Fairy Tales*)，骚塞的《纳尔逊传》(Southey: *Life of Nelson*)，房龙的《人类故事》(Vanloon: *The Story of Mankind*)之类。这些书在国外虽流行，给中国青年读，却不十分相宜。中国学生们大半是少年老成，在中学时代就欢喜像煞有介事地谈一点学理。他们——你和我自然都在内——不仅欢喜谈谈文学，还要研究社会问题，甚至于哲学问题。这既是一种自然倾向，也就不能漠视，我个人的见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。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注重发达理解，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注重发达想象。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文字，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。

谈到这里，我还没有答复应读何书的问题。老实说，我没有能力答复，我自己便没曾读过几本“青年必读书”，老早就读些壮年必读书。比方在中国书里，我最欢喜《国风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古诗源》、《文选》中的书笺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陶渊明集》、《李太白集》、《花间集》、张惠言《词选》、《红楼梦》等等。在外国书里，我最欢喜济慈(Keats)、雪莱(Shelly)、柯尔律治(Coleridge)、布朗宁(Browning)诸人的诗集，索福克勒斯(Sophocles)的七悲剧，莎士比亚的《哈姆雷特》(Shakespeare:

Hamlet)、《李尔王》(*King Lear*)和《奥瑟罗》(*Othello*)，歌德的《浮士德》(*Goethe: Fausts*)，易卜生(Ibsen)的戏剧集，屠格涅夫(Turgenev)的《处女地》(*Virgin Soil*)和《父与子》(*Fathers and Children*)，陀思妥也夫斯基^①的《罪与罚》(*Dostoyevsky: Crime and Punishment*)，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(*Flaubert: Madame Bovary*)，莫泊桑(Maupassant)的小说集，小泉八云(Lafcadio Hearn)关于日本的著作等等。如果我应北平京报副刊的征求，也许把这些古董洋货捧上，凑成“青年必读书十种”。但是我知道这是荒谬绝伦。所以我现在不敢答复你应读何书的问题。你如果要知道，你应该去请教你所知的专门学者，请他们各就自己所学范围以内指定三两种青年可读的书。你如果请一个人替你面面俱到地设想，比方他是学文学的人，他也许明知青年必读书应含有社会问题、科学常识等等，而自己又没甚把握，姑且就他所知的一两种拉来凑数，你就像问道于盲了。同时，你要知道读书好比探险，也不能全靠别人指导，你自己也须得费些功夫去搜求。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按照别人替他定的“青年必读书十种”或“世界名著百种”读下去，便成就一个学者。别人只能介绍，抉择还要靠你自己。

关于读书方法，我不能多说，只有两点须在此约略提起。第一，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。第一遍须快读，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。第二遍须慢读，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。第二，

① 现多译作陀思妥耶夫斯基。

读过一本书，须笔记纲要、精彩的地方和你自己的意见。记笔记不特可以帮助你记忆，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，刺激你思考。记着这两点，其他琐细方法使用不着说。各人天资习惯不同，你用哪种方法收效较大，我用哪种方法收效较大，不是一概论的。你自己终究会找出你自己的方法，别人决不能给你一个方单，使你可以依法炮制。

你嫌这封信太冗长了吧？下次谈别的问题，我当力求简短。
再会！

你的朋友 孟实

谈作文

朋友：

我们对于许多事，自己愈不会做，愈望朋友做得好。我生平最大憾事就是对于美术和运动都一无所长。幼时薄视艺事为小技，此时亦偶发宏愿去学习，终苦于心劳力拙，怏怏然废去。所以每遇年幼好友，就劝他趁早学一种音乐，学一项运动。

其次，我极羡慕他人做得好文章。每读到一种好作品，看见自己所久想说出而说不出的话，被他人轻轻松松地说出来了，一方面固然以作者“先获我心”为快，而另一方面也不免心怀惭怍；唯其惭怍，所以每遇年幼好友，也苦口劝他练习作文，虽然明明知道人家会奚落我说：“你这样起劲谈作文，你自己的文章就做得‘蹩脚’！”

文章是可以练习的吗？迷信天才的人自然嗤着鼻子这样问。但是在一切艺术里，天资和人力都不可偏废。古今许多第一流作者大